

钦州
QINZHOU

文化
WENHUA

丛书
CONGSHU

冯子材故事

中共钦州市委宣传部
钦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西人民出版社

钦州文化丛书

冯
子村
故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钦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市委宣传部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冯子材故事 / 中共钦州市委宣传部, 钦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7
(钦州文化丛书)

ISBN 978-7-219-06050-6

I. 冯… II. ①中… ②钦… III. 冯子材—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03201号

责任编辑 廖集玲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排版制作 广西地质印刷厂

印 刷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59.75

字 数 800千字

版 次 2008年7月 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219-06050-6/K·1180

全套定价: 1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经过一年多的积极筹备,《钦州文化丛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撰写丛书的作者在一年内,深入基层、深入民间收集整理素材,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徐汝钊、杨松、谢凤芹、沈祖连、林坚毅、黄孟林还受聘担任了特约编辑工作,在确定提纲、内容修改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谢勇云负责整套丛书的统稿和校对工作。由于参与者的共同努力,确保了丛书的真实性、可读性和较高的学术性。丛书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部分文艺工作者和企业、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帮助,其中,卢建明同志为《刘永福传奇》、《冯子材故事》插图;李景生、潘立文、龙少荣、谢勇云、滕广茂、陈秀南、冯涛等摄影工作者为丛书提供了摄影作品。钦州各家坭兴公司提供了样品和资料,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丛书的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了解钦州,关注钦州,宣传钦州,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推动钦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钦州文化丛书》

编委会

编 委 白志繁 庞 卡 陈春棠 苏宏发 冯思明

马明伟 谢凤芹 黄允旗 黄道鸿 黄孟林

林坚毅

编委主任 白志繁

副 主 任 庞 卡 陈春棠 苏宏发 冯思明

主 编 苏宏发

副 主 编 谢凤芹 黄允旗 黄道鸿

撰 稿 人 廖 霞 廖宗麟

特约编辑 林坚毅

序

白志繁

北部湾，是一部深沉而浪漫的不朽诗篇，处于北部湾中心位置的钦州市则是这部不朽诗篇中一组旋律优美的华章。

钦州 1400 多年的历史，是一代代钦州人奋斗不息、追求不止的英雄史诗。秦砖汉瓦，写满了钦州人民的民族大节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黑旗军魂刘永福在中法战争中，“一战而法駙马安邨授首，再战而李威吕分尸，三战而法全军焚灭”。1917 年临终遗言：“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为责任。此身虽老，热血常存”，“恨不能起而再统师干，削平丑类，以强祖国。”充分展现刘永福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一代豪杰冯子材，在中法战争中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谅山大捷”，击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1962 年田汉先生谒冯子材墓时感触殊深，挥笔写下名诗：“泥桥岭畔古城东，且驻征车吊萃翁，松啸如闻嘶战马，花香端合献英雄。扶妖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

钦州的山山水水，处处展现大自然的神奇。当你漫步在中华白海豚聚集地三娘湾沙滩上，行走于八寨沟千年奔流不息的瀑布间，醉心于广西楹联第一村的大芦村边，周游于神奇的五皇山之巅，荡舟于如诗如画的七十二泾和万鹭起舞的和岭之滨，一定会

因为上天对钦州的垂爱而嫉妒，也才知道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钦州的确名不虚传。

钦州的土地上，每一处都雕刻着文化的印记，画坛一代宗师齐白石三到钦州，前后居住时间两年多，留下了十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为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成了钦州的一张名片。“运河滚滚入湖来，没字危亭草满阶，词客分明怀故土，钦州何必是天涯”，田汉先生也对钦州情有独钟。苏东坡头戴斗笠、脚踩木屐的《东坡笠屐图》，则倾诉着钦州与文化大师的千年神交。更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四大名陶之首、曾两次获得国际殊荣的钦州坭兴陶，以其独特的窑变技术，细腻坚硬的质地，透气不透水的特性，融诗、画、书于一体的美感，永不雷同的唯一性而声名远播，深受人们喜爱。有田汉诗为证：“钦州桥畔紫烟腾，巧匠陶瓶写墨鹰，无尽瓷坭无尽艺，成功何必让宜兴。”

钦州民风淳朴，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孕育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树立了鲜艳的文化旗帜。如今钦州人正沐浴在传统文化的灿烂阳光中，高扬旗帜唱大风，以奋发有为、敢为人先的钦州精神，全力推进钦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北部湾畔一道清新靓丽的风景，钦州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钦州的文化人肩担道义，著写文章，经过一年的筹划和不懈努力，把包括《千年史话》、《奇山秀水》、《民间风情》、《陶艺奇葩》、《冯子材故事》、《刘永福传奇》在内的《钦州文化丛书》奉献给读者，把原生态的钦州风土人情展现在眼前，让钦州的山光水色尽收眼底，使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广为传诵，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阅读这套丛书，就是阅读钦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钦州文化丛书》的出版发行，必将进一步提高钦州的知名度，必将进一步推动钦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必将把钦州文化的春天装点得更加明媚多彩。

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钦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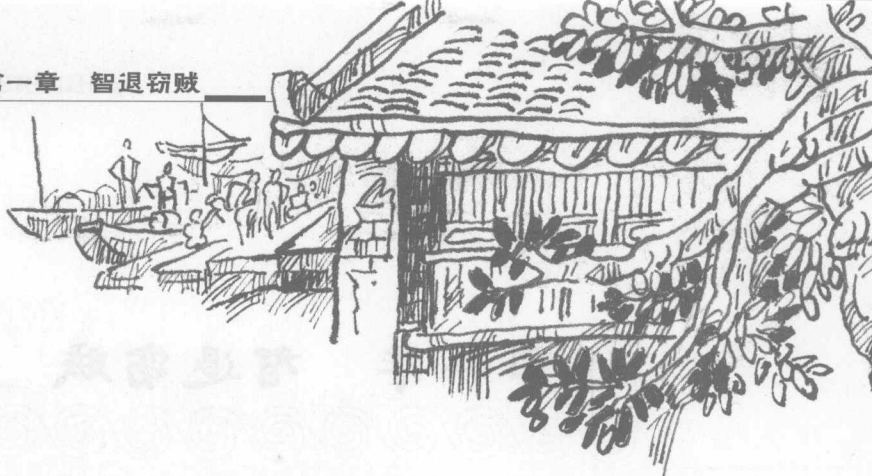
05	/第一章 智退窃贼	1
08	/第二章 乱世被掳	5
10	/第三章 投军廉州	11
18 /第四章 从征各地	18
26 /第五章 缘结千里	26
34 /第六章 镇江初战	34
39 /第七章 计哄饥兵	39
46	/第八章 修仁除恶	46
55	/第九章 参劾贪官	55
64	/第十章 遭受排挤	64
72	/第十一章 巧戏信使	72

1	/第十二章 钦州请将·····	79
2	/第十三章 招兵出征·····	89
11	/第十四章 帮办军务·····	101
81	/第十五章 南关大捷·····	107
85	/第十六章 收复谅山·····	116
117	/第十七章 功亏一篑·····	123
97	/第十八章 海南抚黎·····	136
111	/第十九章 滇南惩顽·····	141
122	/第二十章 遗嘱救国·····	146
131	/冯子材大事年表·····	151

第一章 智退窃贼

在清道光年间，钦州的海洋码头虽然不像今天这样大，但也和所有的滨海城镇的海洋码头一样，每天从清早起就十分热闹：从远洋或近海打鱼归来的渔民，忙碌地一边收起原来高挂的船帆，一边用箩筐将船上的海产品——各种肥硕海鱼，生蹦活跳的龙虾、对虾、螃蟹；笨拙的大海龟、玳瑁；黄白色的大块海蜇，乌黑的海带、海藻等抬下船去，卖给早就等候在岸边的商贩。时不时会从吃力抬东西的人群中响起阵阵愉快的船夫号子和富有地方风味的渔歌，还有买卖双方挑拣货物和讨价还价的闹嚷声。在渔船队列的旁边，停泊着一艘艘满载粗粒海盐的盐船。因为当时还不懂得机器制冰，渔民出远洋打鱼时，捞上来的种种海产品要立刻用粗粒海盐腌起来，以免腐烂变质。捞得鱼虾满舱返航时，海盐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在卖掉鱼货后，马上就要买海盐，以便下次出海使用。

李记盐行的老板李老大，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精明能干的粗壮男子，正坐在码头旁边的小饭店里，一边神态悠然地喝着新泡的香茶，一边用眼光扫视着熙熙攘攘的码头，留意自己盐行的伙计从盐船收盐、向渔民卖盐的一举一动，照顾着自己的生意。



天越来越亮，太阳照耀着整个码头，明亮的阳光开始变得有点灼人了。码头上的买卖已告一段落，买卖双方开始进入结算阶段。辛苦了一个上午的船上伙计已停止劳作，有的坐在船上歇息，有的跟随着船主去和买家结账。

李老板看到他熟悉的冯家船主冯文贵，带着几个伙计从盐船上走下来，一边走一边叫着他那五六岁大的儿子冯子材的小名说：“黑四，爹和阿叔们去结账，你好好看船。”

“知道！”个头虽然不很高大，但浑身透露出机灵劲的冯子材用还未褪尽奶声的童音答道。

李老板和冯文贵做买卖已有几十年了，他很喜欢冯文贵诚实的性格，双方合作很愉快，收货利落，结算也快，一般都没有多少耽搁。看到冯文贵一行向他设在码头的账房越走越近，他心里也越高兴，因为这肯定又是一次愉快的交易。

当李老板把眼光从冯文贵身上转向远处望去时，突然发现，本来在冯文贵船旁徘徊的几个游手好闲的青年，看到冯文贵等人渐渐走远，便鬼鬼祟祟地走近船边，四面张望后，很快溜上船去，不一会儿，就每人手中拿着大包小包下船离开了。李老板心里不由一阵紧张：冯文贵遇上小偷，要吃大亏了。想到这里，李老板禁不住站起来，他要快点通知冯文贵去捉贼人。这时，李老板看见一双小手从船边撑起来，接着，冯子材露出头来，四处张望一下，就

敏捷地从船上走下来，远远跟着那帮贼人。他虽然还是那样矮小瘦削，脚步却显得十分坚定沉稳。贼人很快就发现有人跟踪，于是就停下了脚步，回头对着冯子材扬起拳头，做了一个威胁性的表示，嘴里大开大合地在喊着什么。李老板因为隔得远而听不见，但也知道这是威胁的话，不许冯子材跟着他们。但冯子材只是机灵地向后躲避了一下，当贼人回身走时，他又紧紧地跟上去。走不多远，贼人又回头对着继续跟踪的冯子材作出威胁的动作，冯子材还像刚才那样躲避了一下，当贼人回身走时，他又紧紧地跟上去。贼人无法，只得放下手中的东西要追打冯子材，冯子材迅速地而后跑开。看到贼人没再追上来，他又停下回过头来盯着贼人，等贼人走时，他就毫不畏惧地紧紧地跟上去。就这样，双方走走停停，追追躲躲，半天

冯父面对收回的失物，疼爱地搂住儿子冯子材



也走不了多远。当李老板和冯文贵带着伙计赶过来时，冯子材趁机大喊起来，贼人只得扔掉手中的东西，狼狈逃走。

冯文贵看到船上的东西失而复得，不由得疼爱地搂着儿子圆溜溜的脑袋说：“傻仔，你年纪这么小，怎敌得过这帮贼人呢？如果给他们抓住，你就危险了！”

冯子材瞪着骨碌碌的大眼睛说：“我才不和他们硬来，只是远远地跟着他们，他们想打我，我就跑开，他们偷了那么多东西，肯定追不上我。他们一走我就跟上去，等到遇见熟人，我就会叫喊，让熟人去抓贼人。”

冯文贵摇摇头说：“破财消灾，只要人平安，丢点东西不要紧。”

冯子材却说：“不！家里的东西都是爹爹辛苦挣来的，怎能让他们轻易偷走。爹爹既然吩咐我守船，我就不能让贼人偷走东西。我虽然打不过他们，但可以用计战胜他们。”

随后赶上的李老板听到这里，先向冯子材连连竖起大拇指，然后对围过来的人们说：“黑四做事这样尽职尽责，有计有谋，将来肯定有出息，前途远大。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要好好善待黑四，说不定日后还要他保护你们，以免受饥寒呢！”

大家听了李老板的这一番话，都觉得不可思议，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章 乱世被掳

这是爆发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几个月的一个初夏的傍晚。

从广东(今属广西)钦州通往廉州府(今合浦)的大道,仍是南方乡间那种典型的土路。用黄泥和精砂混合铺成的路面,被驶过的车轮压出一条条辙道,又被过往的牛蹄踏得坑坑洼洼的。大晴天,人们走过,脚下不时会扬起呛人的灰尘。路边两旁是灌丛竹林,时而间隔些农人的篱笆菜畦、茅舍泥屋,整个景致显得有点枯燥冷清。

虽然年已三十三岁,个头不高,但因为学过武艺而显得身手矫健敏捷的冯子材,正和一同学艺的师兄弟冯日坤、冯兆坤、黄锦泗,带着两个徒弟杨瑞山、黄崇英,与两个牛行伙计,赶着钦州牛商刘老板卖往廉州牛行的三十多头水牛,紧一步慢一步地赶着路。

虽然这八个都是能吃苦的汉子,但在南方炎热的阳光下赶了一天路,大家都显得又累又渴,口焦唇燥,头脑发昏,以致连话也懒得说了,只是默默地分散在牛群的前后左右低着头赶路。大家都盼望早点赶到站头,找个熟悉的客栈,痛痛快快地冲个冷水凉,洗掉一身尘土和疲劳,然后舒舒服服地朝桌旁一坐,白酒就海鲜美美地吃喝上几口,

再将干饭、白粥、咸鱼、咸菜吃个饱。末了往硬硬的木板床上一摊，就着昏暗摇曳的油灯灯光，一边天南地北地胡聊神吹，一边放松被太阳晒得皮肤发紧的疲劳身子，然后朦朦胧胧地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大天亮，那该多美呀！

然而，就在他们走到离廉州府还有二十里路的刘家寨时，祸事突然降临了。随着一阵阵乱锣声和一迭连声叫喊“抓探子呀！”没等因为疲劳而松懈了警惕的冯子材等人醒悟过来，他们连人带牛已被从路旁出其不意地拥出的一群舞刀弄棒、气势汹汹的村民围住了。

“打劫啦！”冯子材首先大吼一声，迅速地一个下蹲，摆出一个拳势的起式，准备动武抵挡。

“冯哥，不要动手……”吓得面色煞白的黄锦泗慌忙拦住冯子材，并连连向他使着眼色，示意他要顾及本领有限的两个徒弟和不懂武艺的两个牛行伙计。是呀，就算你冯子材武艺高强，能够突围出去，其他人和这一大群牛怎么办呢？冯子材略一迟疑，对方已围拢过来，枪尖刀刃紧逼着他们，几条绳索已不由分说地套上身上。冯子材只得叹了口气，和几个伙计们一起，毫不反抗地让人五花大绑，押着走进寨子，同时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兴高采烈地赶着牛群拐进另一边。

往日并不十分热闹的刘家寨，现在却熙熙攘攘到处走动着手拿刀棍的男子，似乎成了一个大兵营。冯子材这才想起，这几个月来一直听人传说广西有人反抗朝廷，广东一些会党也密谋响应。但当时自己只知忙着替人保镖挣钱养家糊口，只把这些传闻当成闲言碎语来听，根本没往心里去，更没有想到，在这平日走惯走熟的钦廉大道，也会发生这种事。

冯子材一行被人们推推搡搡地拥到寨中的道公庙前，

庙门两旁新贴着一副对联，写的是“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八个大字。走进庙里，发现庙殿上以前摆着的几尊烟熏尘垢的泥胎塑像已被搬走，却放上一张深色的酸枝桌，桌后摆着一张结实的酸枝椅，椅上威风十足地坐着一个四十余岁的黑壮汉，白色的丝绸外衣敞开着，露出毛糙糙的油黑肚子，庙殿两旁站着两排手执刀枪的小喽啰。

“这是些什么人？”黑汉威严地扫了一眼被拥到庙殿中间的冯子材等人，装模作样地问，其实，他早就得到了关于捉住冯子材等人 and 掳到一大群牛的报告了。

“禀报八爷，这几个都是官府的探子！”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上前禀报道。

“我们不是探子。”冯子材大声分辩：“我们是钦州牛行的保镖，为刘老板送牛群给廉州牛行的彭老板。你们寨中的广记客栈和兴记饭店是我们经常打尖住宿的地方，两家老板和伙计都认得我们……”

“彼一时此一时。”被叫做八爷的黑汉并不为冯子材的辩词所动，冷冷地说：“现在天地反复，人心变幻，昨天是顺民，今天就保不住就成了探子。如广记客栈老板就是廉州府的探子，被我们砍了头，兴记饭店老板却成了我刘八的大厨师，等会还要给我作牛肉巴送酒呢！”说着，刘八看着冯子材等人：“你们嘛，那就难保了……”

一席话说得冯子材等人全身冰凉，目瞪口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道真的要把他们当探子拿来砍了？

“我们不是官府的探子，我们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黄锦泗忍不住了，可怜巴巴地哀求道。

刘八得意地笑了，他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要证明你们不是探子也很容易，那就是归顺于我，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我们过几天攻打廉州府，正需要你们这些

好手……”

他的话未说完，就被冯子材打断了，秉性忠厚善良的冯子材确实看不惯刘八一伙这种白日行劫和逼人入伙的做法：“我们是朝廷顺民，不敢反叛……”

“快给我掌嘴！”刘八像被针扎似的跳起来，暴怒地厉声喝道：“什么朝廷顺民，不过是满人的奴才……”

站在旁边的两个汉子走过来，用力抽打着因被紧紧捆绑手脚而毫无抵抗能力的冯子材的嘴巴，冯子材的脸颊很快就变得瘀红肿胀，鼻血、牙血流了出来，涂满了他的脸，看起来显得很可怕。

黄锦泗和黄崇英两叔侄吓坏了，赶紧跪下来为冯子材求情：“八爷，饶了冯哥吧，我们跟你干就是了。”

冯日坤、冯兆坤、杨瑞山和两个牛行伙计也跪下来：“放了冯叔吧！”“放了冯哥吧！”

听到黄锦泗叔侄答应归顺，刘八才慢慢息怒，挥手止住打人的汉子：“也罢，看在你俩份上且饶他一次。”接着又指着冯子材吩咐手下：“先把他押起来，明天再不归顺，就当探子开刀问斩。”

冯子材虽然自小家境贫穷，但几十年来靠着自己的双手和本事，帮人撑船、做木工、保镖，好歹也能混上两餐，虽然不免经风霜，历艰险，乃至低声下气、看人脸色，但像这样当众受辱挨打还是第一次，身上的疲劳、脸上的疼痛加上心中的极端愤怒，使他陷于一种浑浑噩噩的昏沉状态中，自己是怎样被押出道公庙投入由一个黑暗潮湿的房间改成的牢房、过了多久，都记不清楚了，只是在他那青筋突跳的脑袋里，一阵阵地响着一个尖锐的声音：“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报仇！”

“冯哥，你醒一醒，醒一醒！”朦胧中，冯子材听到一